

王羲之

王羲之（西元三〇三—三六一年），字逸少，晉瑯琊臨沂（今山東費縣）人。生長官宦世家，年少時即以聰慧博學而享盛名。歷官江州刺史、右軍將軍、會稽內史等職，世稱王右軍。年五十三，歸隱林泉。遍遊名山勝水，結交方外之士，逍遙自適。長於書法，楷、行、草書皆能博採眾長，自成一派，有「書聖」的美譽。文章直抒胸臆，疏朗簡淨。有《王右軍集》。

蘭亭集序

【題解】本文選自《晉書·王羲之列傳》，篇名據文意而訂。序，古代的一種文體（參見《太史公自序》題解），本文屬「詩序」。東晉穆帝永和九年（西元三五三年）三月三日，王羲之與謝安、孫綽、李充及支遁等文士名流共四十二人，會集蘭亭（在今浙江紹興西南），舉行春禊，飲酒賦詩，以抒雅懷，並由王羲之作此文，記敘蘭亭雅集的盛況，並抒發一己的感慨。

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^①，會於會稽山陰^②之蘭亭，修禊事^③也。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^④，又有清流激湍^⑤，映帶左右^⑥。引以為流觴曲水^⑦，列坐其次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^⑧。



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^⑨和暢。仰觀宇宙^⑩之大，俯察品類^⑪之盛，所以游目騁懷^⑫，足以極視聽之娛，信^⑬可樂也。

夫人之相與，俯仰^⑭一世，或取諸懷抱，晤言^⑮一室之內；或因寄所託^⑯，放浪形骸之外^⑰。雖趣舍^⑱萬殊，靜躁^⑲不同，當其欣於所遇，暫得於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將至^⑳。及其所之^㉑既倦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^㉒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俛仰^㉓之間，已為陳跡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^㉔。況修短隨化^㉕，終期於盡^㉖。古人云：「死生亦大矣^㉗。」豈不痛哉？

每覽昔人興感之由，若合一契^㉘，未嘗不臨文嗟悼^㉙，不能喻^㉚之於懷。固知一死生為虛誕^㉛，齊彭殤為妄作^㉜。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，悲夫！故列敘時人，錄其所述。雖世殊事異，所以興懷，其致^㉝一也。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

【注釋】①暮春之初 農曆三月初。②會稽山陰 會稽郡山陰縣。晉會稽郡轄有今浙江紹興、蕭山、諸暨、嵊、上虞、餘

姚、慈谿、鄞等縣地。山陰，會稽郡屬縣，也是郡治，今併入紹興市。③修禊事 舉行禊禮。修，舉行。禊，祭祀名。古人於春秋二季到河邊洗濯沖沐，以去除汙穢不祥，在三月上巳（第一個巳日）舉行的稱春禊，七月十四日舉行的稱秋禊，曹魏以後，春禊訂為三月三日。④修竹 修長的竹子。⑤激湍 急流。⑥映帶左右 在附近互相映襯。映帶，景物相互映襯。左右，指附近。⑦流觴曲水 浮流酒杯的小水渠。流觴，將酒杯放置在環曲的水面上，任其漂流，酒杯止於何處，就由坐在其



旁的人取飲。曲水，引水環曲為小渠。^⑧幽情 幽深的情懷。^⑨惠風 溫和的風。^⑩宇宙 世界。上下四方叫宇，即空間，往古來今叫宙，即時間。^⑪品類 指萬物。品，眾多。^⑫游目騁懷 觀賞景物，舒暢胸懷。^⑬信 的確；實在。^⑭俯仰 周旋；應對。^⑮晤言 相對談論。^⑯因寄所託 隨所遇而寄託情懷。因，依隨。^⑰放浪形骸之外 謂行為不受禮俗所拘束。放浪，放蕩無檢束。形骸，身軀。^⑱趣舍 取捨。趣，通「取」。^⑲靜躁 靜與動。靜，指「晤言一室之內」。躁，指「放浪形骸之外」。^⑳不知老之將至 不知老年將要來臨。語出《論語·述而》。^㉑之 往；追求。^㉒係 接連；繼續。^㉓俛仰 一俯一仰。形容時間短暫。俛，通「俯」。^㉔興懷 引發感觸。^㉕修短隨化 壽命的長短，隨造化的安排。修，長。^㉖終期於盡 終必走到盡頭。^㉗死生亦大矣 死生實在是大事。語出《莊子·德充符》。亦，總；皆。^㉘若合一契 如兩契相合一般。形容完全相合。古人刻木為契，各執其半，履行契約之前，先審視兩契是否相合。故形容兩相一致為契合。^㉙嗟悼 歎息悲傷。^㉚喻 明白；寬解。^㉛一死生為虛誕 將死生看成一樣的說法是虛妄荒誕的。「一死生」為莊子的學說，見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。虛誕，大言不實。^㉜齊彭殤為妄作 把長壽的人和短命的人看成沒有分別的說法是胡言亂語。「齊彭殤」為莊子的學說，見《莊子·齊物論》。彭，指彭祖，古代長壽的人，相傳活到八百歲。殤，未成年而死的人。此指短命。妄作，虛妄不實。^㉝致原因。

【語譯】永和九年癸丑歲的三月初，大家聚集在會稽郡山陰縣的蘭亭，舉行禊禮。許多賢達都到了，有老有少。這裡有高山峻嶺、茂密的樹林、修長的竹子，又有清溪急流，與附近的景物互相映襯。我們引來溪水形成環曲的小渠，讓酒杯順水漂流，大家列坐在曲水旁。雖然沒有絲竹管絃的盛況，但是喝一杯酒、吟一首詩，也足以暢快地抒發幽深的情懷。

這一天，天色晴朗，空氣清新，溫風和暢。抬頭看到的是宇宙的浩瀚，低頭看到的是萬物的繁盛，縱目觀賞、舒暢胸懷，足以極盡耳目享受，實在是快樂啊！

人在一生中，與他人相處時，有人喜歡傾訴懷抱，和朋友在屋裡談心；有人隨所遇而寄託情懷，放縱情性。雖然取捨千差萬別，動靜各不相同，但當他們對遇到的事物感到欣喜，即使只是暫時的自得其樂，也會快意滿足，甚至於忘了老年即將到來呢。當他們厭倦了自己所追求的，心情隨著世事改變，感慨便跟著來了。



以前喜愛的，轉眼間已成為過去，還會因此感慨不已。何況生命的長短隨造化的安排，最後都會結束。古人說：「死生是事啊。」豈不令人痛心嗎？

每次探究古人感慨的原因，幾乎彼此都是契合的，面對那些詩文總會使我歎息悲傷，無法釋懷。這才知道將死生看成一樣，根本是虛誕的理論，而將長壽與短命看成相同，更是胡言亂語。後世人看現代的人，也像現代人看古人一樣，真是可悲啊！所以我列敘今天聚會的人，將他們的詩收錄在一起，雖然時代不同，事情有差異，但詩人感懷的原因還是一樣的。後代讀這篇文章的人，也會有所感慨吧。

【研 析】本文可分四段。首段交代時間、地點，記敘蘭亭聚會的人物之盛與景致之美。二段寫清幽宜人、天時，增添與會人士之樂趣。三段承上文之「樂」轉入個人感慨，對人生之無常感到無奈。末段交代作序之緣由。晚唐詩人杜牧對晉人風度頗為欣賞，有詩謂「大抵南朝多曠達，可憐東晉最風流」，後句用來評價蘭亭雅集也很貼切。

《世說新語》載晉人以〈蘭亭集序〉媲美石崇的〈金谷園詩序〉，王羲之亦頗為自喜。這種集會賦詩的風氣在當時被視為名士風流的表徵，是建安以來逐漸形成的文化現象，可視為文人群體意識興起的標記。值得注意的是「流觴曲水」的園林設計，不僅為靜態的自然景觀注入流通性，同時是人際交往的媒介。藉由這項活動，個體一方面在「一觴一詠」之中「快然自足」，而得以加入社群；另一方面則從意識到自我，重新與自然融合。這正是本文前半段「樂」之所在。

東漢末年以來，紛至沓來的天災人禍早已將人心攪得惶惑不安，作為社會中堅的知識分子，莫不在彷徨踟躕中咀嚼那股身不由己的蒼涼悲感。如果說建安文人還普遍懷有報國殉名的慷慨激情和希望，東晉的士大夫恐怕連這點企圖和期盼都幻滅了。世局的飄搖使得多數人只能在遊山玩水及及時行樂，看似瀟灑風流，實未忘懷得失去就之累而感慨興懷，乃至以悲為美。未能超脫死生，故云「豈不痛哉」；驚懼時光飛逝而身名俱滅，遂歎言「悲夫」。死亡是人生最大的限制，也是痛悲之所從來，而〈蘭亭集序〉乃至整個魏、晉、南北



朝士人所思考的，其實不外是如何在此一大限之下尋求精神的安頓。因此，無論臨觴賦詩也好，寄情山水也罷，或圍坐清談，以至放浪形骸，都不過是在追尋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。他們雖重個體心靈之解放，卻又難以忘情人事，故而始終陷於自我矛盾的痛苦。大概要到了陶淵明的晚期作品，才有真正的曠達吧！

